



藥學系校友訪問專欄



「最後一課」 校友徐恆雄攝

巫建鈞
攝影

王富美
郭英國

吳麗華
黃學堯

范佐勳
黃嫵媚

徐國光
楊鴻興

秦福壽
謝文良

聯合採訪



第一屆 王康裕

必治妥藥廠

住在溫州街的王康裕校友，目前是必治妥藥廠西藥部副理，該廠為美國在台有名藥廠之一，廠內貳拾餘名藥劑師當中，就有八、九名是本校的校友。並且表現相當優異，是件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事。

六年前，當他甫自學校畢業之際，以其外向之性格，便下定決心，成為一名藥品推廣工作的耕耘者。因此當他服完軍官役後，便很順利地進入該公司高雄分部，成為一名標準的 detailman，憑着自己堅毅的信心，和待人忠懇的態度，幹了整整二年，由于平日工作認真，表現優越，適時公司正擴廠，便被調至北區為 Supervisor，於去年提昇為副理，負責藥品的 check 與 control，且擔當遴選人才的重任。王學長告訴我們說：雖然學校畢業後，能順利地進入社會，且能勝任愉快，但他依然感慨的說：「這裏面的辛酸甘苦，誠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實是一件頗不容易的工作！」

首先，他追憶起當年幹 detailman，那段日子，他以為幹此行的，誠心誠意與勤快是最要緊的，當我們抱着滿腔熱誠去推介一種 new drugs 時，須先消除對方的 resistance，我們須知藥廠林立常造成 detailman 之雜與亂，「因之一天造訪醫院或診所的，有時更多於 patients」他說「雖然這或許有點過份，但無論如何，必先能爭取 best attention 方可發揮工作效率，當然言而有信尤不可缺，否則信用一失則人格與藥品必俱一敗塗地。」

他以為推銷藥品就像推銷自己一樣，當你能給人信得過，有了好印象之後，推銷自然會有進展，再加上誠

懇、信用及毅力，必可鴻圖大展，前途未可限量。

王校友又強調地說：大家總以為當一名 detailman 須具備口若懸河或油腔滑調的俊才，其實不然，祇要口齒清晰，態度大方，熱情誠懇便可收效。另外他以為語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舉凡英日文或者台語皆是要緊的，在複雜的人群當中，必能給予甚多的方便，增進工作之績效。

在 detailman 工作當中，他表示當我們能讓醫生們 take orders 時，是最歡愉的一件事，那正表示工作順利。而醫生不理當是最怨苦一件事，好印象能增加彼此的瞭解，因之適度的交際應酬尤不可少，除提昇工作效率外，更能使二者之間瞭解愈深，而除 resistance，最好的 detailman，是讓對方把你當成朋友，而不是揮不去的蒼蠅。

他回想當年在北醫讀書時，他最嗜好 baseball 了，目前每年的自然杯壘賽便是他們一手創建的，當時同班同學李宏圖、蘇哲民、唐孟湘以及生化科的董教授都是壘球好手，戴著眼鏡的王副理神采奕奕地說：「回憶當年萬夫莫敵的壘球隊，實令我興奮不已，如今時光已逝，但令人回味無窮。」

最後，我們問到，若想自己經營藥局有何前途？他以為那是一件適而可求的事業，並能謀生的事業，雖然無藥商充斥市面，但最終依然是藥劑師的天下，因為日後的顧客水準會日益提高，而且大眾對藥師具無比的信心，則生意自然興隆起來。

已有二個小孩的王副理，門前有一輛漂亮的轎車，他還偷偷告訴我們月入不少，但開頭的歲月是較清苦的。

最後，他希望各位在校同學能早點下定自己的決心，依着自己的個性，開拓美麗的遠景。

第一屆 陳朝洋

北醫副教授

在生藥室，我們訪問了北醫第一位得到博士學位的藥學系校友——陳朝洋副教授。首先，陳副教授簡單地介紹他修習博士學位的經歷說：「民國五十三年畢業後，九月即進入日本東京大學藥學系研究所專攻藥品製造工程（即製藥工程）。做了半年的研究生，於次年二月考入碩士班，兩年後又進入博士班課程，於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獲得博士學位。」在五年半的時間內，從研究生做起，能在這短時間修畢全部課程，且均為A等，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日本的藥學研究所原屬化學研究所，因此很重視化學，而將藥化、物理化、有機、分析等皆列為必修科，他如生理、藥理等則為選修。藥學系又分成藥學科和製藥化學科，我修的是製藥化學科。」

「每個研究室均各自獨立，由一位教授及以下約二十人組成。我們每星期一早上有一個Seminar，由全室人員輪流擔任主講、收集、歸納及整理有關之論文報告，向全體作系統的介紹，並彼此交換討論意見。下午則時常有國外著名科學家或學者做專題演講。星期二晚上有個Symposium，每人把自己研究的進度向全體報告，以便交換經驗，有疑難也可共同解決。星期六上午是小組讀書會的定期討論。其他時間是各自做研究工作了。」

「由於在研究室的這種制度下，使我知道如何去尋求我所希望瞭解的知識，並如何將自己所知，以最適當、最簡捷的手段傳播給他人」，這是陳副教授寶貴的收穫，只要上過他「製藥工程」的同學，一定都有這種感覺。他的講義，條理分明、內容年年翻新，而且資料廣來自各種參考書籍

，這正表現了他治學態度的嚴謹和教學態度的認真負責。

談起他治學研究之外的生活，他更眉飛色舞地敘說著：「雖然研究時間排得很緊，我仍抽出時間參加了許多課餘活動。我喜歡聽聽音樂，也隨從吉村寬先生學習電子琴，還在東京舉行過一次電子琴演奏會。禮拜天則擔任教會合唱團的指揮。另外也參加了東京合唱團，這是東京規模最大的

業餘合唱團，每年都有三次的公開演奏會。寒暑假便到各地去旅行，當然也常常回台灣來。」

關於回到母校教學，陳副教授眸子一亮，又是一陣喜悅，他說：「每次當再踏進北醫校門時，就如同又回到了家一般，覺得格外親切，上課時，對著弟妹般的同學們，使我又回想起當年課桌上的我，尤其是看到坐在以前自己座位上的同學，更有種難言的感覺。」

「北醫的同學都很用功，但日本學生則不同，在大學四年中，並不很看重功課，可是畢業後進入研究所卻是進步很快，而中國學生往往在大學時唸了很多，實際上的應用能力及發展潛力卻不大，我想這和教育的制度和方法有很大的關係。就拿北醫藥學系課程來說吧！四年中幾乎全是必修科，難得有一兩門供學生選修，如此怎能塑造出各種人才？而且固定的課程，學生無從選擇，更談不上興趣，自然影響到學習的情緒，而東大的必修科目只有六十七學分，選修卻有五十五學分，便是明顯的不同。」「同時，課程內容也嫌太廣泛，因而顯得深度不夠（專門），實在有賴於藥學教育的分科，並作縝密的改革。」

「末了，我貢獻給有志出國留學的同學幾句話：出國深造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千萬別只顧跟隨潮流而迷失了自己的目標，如果沒有這份強烈的求知慾望，而徒然追隨時髦，還是大可不必。」



第一屆 楊秀雄

北醫副教授

在藥學系那麼多的課程裏，生化教學的精彩可說是數一數二的，一是生化這門學科本來就較引人興趣，二是生化學科有三位年輕的講師——楊秀雄、蘇哲民、李宏圖三位先生。他們都是第一屆的校友，就靠著年輕人的熱誠與努力，使大家都讀得津津有味——至少無恐懼感。由於篇幅的關係，記者只訪問其中的一位——楊秀雄先生。楊老師於本校畢業後，即考入台大生化研究所，二年後回校擔任講師，並在去年昇為副教授。

我當初為何想攻讀生化，說來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藥學系所修的課程，幾乎與化學脫離不了關係，讀書就是這麼一回事，書一讀得多，就自然而然地培養出一種興趣來。而且，由中學時期培養出來的些許對生物的興趣，就導致我後來走上“生化”的路子。

人的一生，尤其是在學習階段中，總會有一個令自己欽佩與敬仰的人物出現，不管是歷史上偉大的人物，甚或是周圍環境中的朋友師長。這種欽佩別人的力量，在無形中便會誘引著你去學習，去變得如同自己所佩服

的人那般的偉大。在大二時，有位新有機的講師，其思想、學問均很為當時班上同學所佩服，巧的是他專攻的正是生化。或許是一種潛意識的比較作用，就在我的內心潛伏下攻讀生化的念頭。

畢業之後，班上出國、考研究所之風甚盛，當時，基於對化學的興趣，曾想走進化學研究所，無奈自己理論科學根基不夠，只好作罷，就進了台大生化研究所。

上面所說的這幾個原因，在較重理想性的同學看來，也許會認為不夠神聖與崇高。可是，有些話想告訴在校學弟們。從小就培養出對某一門科學的興趣，並非壞事；可是，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出對每一門科學有廣泛的興趣，因為，科學的研究並非是孤立的，而是各門學科皆有相關的關係。而且，為學正如金字塔，只要底子好，要讀那門專科，皆輕而易舉。

雖說生化與藥學的基礎，都在於化學，可是二者的關係並非很親密。以一個藥學系的畢業生來講，現在的事業與藥學並無多大關係，當然有些遺憾之感。不過學術界裏半路出家的人多的是，只要自己研究得有興趣，只要自己讀得能令自己滿意，其他事已微不足道。正如一個攻讀基礎醫學的醫生而言，他對臨床技術可能懂得不多，可是你能說他脫離醫學嗎？



生物化學說來是屬於基礎醫學的範疇，不過一個藥學系的學生來讀，也是相當適合的，因為在藥學系的課程裏讀的盡是化學，且生物學的基礎亦非薄弱。不過，嚴格說來，以藥學系所讀的生物學、生理學似嫌不夠深入，有志於生化的同學，不妨在生物學、生理學多加強一番，其他如數學、物理，自己亦尚須注意，因為一讀到高深的理論科學，莫非是物理數學的觀念。

我總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讀書太過於應付考試，讀書要是只為了應付考試，就會缺少一份自發性的努力，要是沒有自發性的努力，就絕對談不上有何確實的收穫。據我觀察，有些人讀書只讀筆記，而不讀教科書，更遑論及看參考書，筆記只是提供學生一個淺顯的概念，讀教科書方能領略出科學的真髓來。考試說來並不是一個很合理的方法，不過，在教育家們還無法想出更合理更公平的辦法之前，只有任其存在下去。我建議同學們一個考試的態度，不必太注重考試成績的高低，求得真正的實力方是重要。

有一點很讓我感到奇怪的，就是我們學校學生好壞差得太多，有的人非常努力，亦有正確的讀書態度，可是亦有些人似乎是來學校混畢業文憑，甚至打麻將之惡習亦全沾染上了。學

校供給大家相同的環境與機會，可是就是有不同的成果表現出來。所以，好壞全在自己的努力與否，大家不要疏忽自我教育的重要性。

也許你們還沒有畢業，不能深切體會出學生時代的珍貴，學生時代就要盡量多看書，此「書」並非僅只學校的課本，而是包含課外書籍的涉獵，因為書看得多，自能使你思想與認識更深入，對這世界的現象有更正確的看法，所謂「開卷有益」，這句話是不會錯的。

也許有人說我將來要當 Propa 何必要讀這麼多書？Propa 並非單單只是憑靠交際手腕，當你對醫師介紹藥品時，你總得要有些藥理和藥學上的知識。

感情事當然是可遇不可求，可是，我建議在校同學們，在求學這段期間不妨睜大眼睛去找一個知心的異性，說起來，學校到底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地方，要找一個單純、興趣相投的朋友到底容易些。因為，一踏入社會，或許緣於事業關係，更主要是你不容易再找到一個單純的朋友。如果你是有心於學術研究工作，那麼，能有一個同行，一個有相同興趣的對象，必定能予你生活上、學問上很大的幫助。



第一屆 陳增福

台大藥理博士班

陳增福準博士現在正準備博士論文(台大目前生物化學研究所和藥理研究所設有博士班)。並在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內作研究，內分三組，各組的發展簡述如下：

一、海洋生物組：主要研究魚的生活史，探討其成長的機能，了解魚類各種習性、棲習環境，以便能充分開發資源和培養資源。

二、生化生理組：研究各種動物間關係，探討家畜生殖控制的種種因素及泌乳機能之調節，分析消滅害蟲的各種方法，加強中藥藥理研究，以改善人類生活環境，增進人民生活福祉。

三、形態組：從事一般動物形態進化研究，並利用儀器，期以明瞭諸小器官變化的程序，和分化形態的基礎。

畢業時，陳學長沒想到要考研究所，而是在軍中服役時才決定的，只因他自己不喜歡向別人低頭、拜託；並且台大研究所和外國的比較，如儀器、圖書、師資……等方面來說，是毫不遜色。

進入研究所後，主要的興趣是在神經肌傳導的藥理學研究方面。畢業後在母校藥理學科服務一年而後繼續攻讀博士班，且進入中研院動物研究所生化生理組，專門研究海豚，因海豚具有毒性如肝臟、腸……等都有，尤其在生殖期卵巢的毒性更大，若能除去有毒部份那不是很好的肉類來源嗎

？但因為材料要由漁民捕捉供給，才能使工作有所進展，由於他們的不合作及季節的變異關係，使得材料來源不繼，於是改攻生藥藥理，較不受材料來源的限制，而能期以有成。

現在的科學是須要各方面的配合和協助，才能使研究較易進行，不致孤立；他以前曾打算和楊秀雄副教授合作，做生化學和藥理方面的研究——例如成分的抽取、分離、鑑定及構造的決定……再做藥理方面的實驗，看有那些方面的藥理作用，並研究其副作用、毒性和解毒方法。

書到用時方恨少，讀得越多越謙虛，陳學長覺得自己所知太少，很多事真不敢開口，博士班出來只不過是一種新的開始而已。在攻讀碩士和博士時，所修論文通過與否，那要看你所選擇的指導教授能力強否，關係很大。他很幸運的有一位好教授指導，能順利通過學位。

在台灣作研究最好能就地取材，這樣可免得材料來源中斷而影響實驗進度，同時也可以不必和外人爭取發表時間，而可安心研究(外國大都是一個題目，八、九個人一起共同研究，常常趕時間發表，以免落在人後)。

學習方面，陳學長表示要注重理解，能了解透徹為首務，不要太注重分數，要能懂、能應用就行，他不是一個分數主義者，在校成績平平。

談到走學術研究路線的人，最好能以自我為中心，有獨立的精神，不崇尚交際營求，專心一意的鑽研，否則看到別人賺大錢、升大官，自己卻生活清苦，縱能修到博士學位，也還

是不能安於自己職位。因此有志於此行者，最好家庭環境良好，否則難有興趣且能吃得苦，安於貧，方克有成。

母校藥學系是很出色的，有熱心指導和愛護學生的系主任徐型堅教授，而教授們也常和學生共同歡樂，如藥學會主辦的壘球賽，就有教職聯誼會參加，而登山郊遊採藥、迎新活動、贈送晚會……等可說和學生打成一片。使學生們能從師長的言談中，學到許多課外方面的知識，擴大眼界，也使得整個藥學系都充滿求知慾與蓬勃朝氣。大家是否記得當我們一同散步或打球的時候，難道還有老少之分、師生之別嗎？只是共同享受生之樂趣，生活愉悅的一群。目前陳學長在問部五年級教藥理，他說這只是盡了他個人對母校的一點責任，只要社會誰不願為母校服務呢？

陳學長打算出國深造，主要是研究高血壓，並希望能把外國的知識和技術引進來，尤以心臟血管系統方面，這是他將來的一些打算，能否實現，得看情況而定。至於將來高血壓藥理方面的研究，準備以生藥為主。





第二屆 朱比銘

禮來藥廠

推銷員不是花花公子的化身，更不是乞丐的投影。

推銷員的任務乃針對醫師藥學知識上的貧乏，以顧問介紹的方式予以協助，並以達到推銷為目的。在地位上說，醫生和推銷員是平等互惠的。在社會群眾體系中，推銷員以有用新藥介紹給醫師，而醫師又使用於病人，其所具有的服務價值，亦是不容忽視的。

朱比銘學長，第二屆校友，由於某種原因，朱學長趕在第一屆前成為本校第一位推銷員。在六年前，藥學系的畢業生面臨的還是一個事求人的社會，朱學長之所以選定推銷員為其職業，自有其獨特的眼光與看法。

最初在必治妥的時期，由於剛踏入社會，缺乏社會經驗，在學校裏也沒修過市場學、經濟學等學分，對推銷員的工作更沒有正確的認識與概念，逢人低頭、笑臉；的確，那是一段困苦的日子，有時候成績不好，難過

得吃不下飯，所謂創業維艱，就是這個道理。

「社會」才真是個大學校，聰明人往往從生活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為了使自己能生活得更好，你不得不觀察你生活的社會，這個社會需要的是什麼，你為社會所需要，你就能生存，「供與求」的關係，是形成社會的最簡單原因之一。在醫生、藥與病人之間亦有此一關係存在，原來新藥的快速發展和醫生工作的繁忙導致了彼等在藥學知識上的貧乏，此種貧乏可直接影響醫生的工作（生意）；此時，一個有著豐富新藥知識的推銷員適時出現，則供求關係馬上建立，推銷員將具有最新療效的藥介紹給醫生，而醫生的購買新藥亦達到了推銷的目的，如此，推銷員成了醫師新藥上的顧問，而地位上亦達到了平等、互惠的原則，這是推銷員值得存在的理由。但是，每個醫生除了一股需求外，卻有各別的需要，除了共同需求外如何找出各別需求，這是一個成功推銷員所必須踏上的階段，朱學長利用其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在推銷員事業上從此奠下了坦途。

朱學長現服務之「禮來」藥廠是

國內一流的藥廠，抗生素的製造尤為其特色，朱學長本人對於抗生類藥品，不論是藥品的性質，或是各國有關此類藥品最新研究報告的收集探討，都曾經下過了一番功夫，長久以來，信譽建立，甚至醫生主動請教者亦不乏人，這是供求關係的自然發展，也是朱學長成功的訣竅。此種訣竅摸著後，正確觀念建立，以往那種自卑、乞求的心理一掃而空，進一步明瞭了推銷員乃是一有服務性及群眾性的職業，其直接服務於醫生，間接造福於病人，而換得了自我生存的價值。

在談到時下一般喝酒、請客的推銷方法時，朱學長以本身不會抽煙、喝酒和跳舞自喻，表示不足取法。請客則買藥，不請客便不買藥，再請客又再買藥，（藥價提高，羊毛出在羊身上，病人倒霉），這將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開始。

不高的身材，謙虛而有禮，讓人有種平實的感覺。在談到個人將來的發展時，朱學長表示可能會走上藥品代理商的路子，去開拓人生另一種境界。在朱學長眼角的光彩中，深深體會到推銷員乃吾等青年人創業之最佳途徑之一。

第二屆 林佳谷

大同公司安衛課

在和林學長融洽的談話裏，可知道他一生中最大的願望是：服務大眾，尤其是替勞動者爭取福利，維護他們的健康，提高他們生命的價值。於是工業安全衛生，成爲他努力的方向了。

工業革命後，生命的尊嚴受到了挑釁，在能爲衆人察覺、感受下，先後有了童工、不安全、不衛生、以及產業公害問題。從事於工業安全衛生的林學長，以最簡單的方式，告訴我們說：「工業安全就是要企達『無傷害』之境；工業衛生，就是使身心健康，工作愉快，免受工作環境與作業因素之慢性侵蝕。」三年多以來，不斷地選擇了各式安全衛生防護用具例如：口罩、耳塞、安全帽、安全鞋、防護眼鏡、防護面罩、手套、腳上保護罩；再加上改良環境及預防注射，健康檢查，保險業務及事故發生後之處理，使勞工大眾蒙受恩澤，因此被稱爲「安全大使」或「健康保姆」。而安全鞋更是林學長的傑作之一，他首開台灣自製的先例，也使許多其他工廠紛紛向他訂購。

當問及畢業後究竟是留在學校，還是到社會企業界去工作，何者較佳？他以「求心安」的觀點來說明他的看法：他認爲年青人畢業後先到企業界去接受磨練一陣子是不壞的，在實

際的服務人群中（此一項工作較容易），可以較心安的取得了我們應得的報酬，並漸漸地償還過去一、二十年一面倒地取之於社會的撫育之恩。雖然每一行都有讓我們工作的價值，而留在學校，「爲學問而作學問」這種較艱深的求真工作，常易令我惶恐、不安。例如植物化學成份抽取結晶的沒有結果。雖然，失敗也是學問，但以平凡的私見，總會有心不安之感。相反的，在服務人群的工作中，也經常有學理的發現。林學長強調說：每個人應常常衡量自己到底是第幾等人，個性到底適合做那種事，就要去做份內之事，因此他做了許多考慮，發現自己並非是先知先覺研究純理論的人，於是進入了較爲實際工作的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進修，畢業服役一年後，即進入大同公司安全衛生課服務迄今。

不知那個哲學家說過，忙碌的人生沒有意義，不過林學長卻從忙碌的人生裏找到了它的意義——在服務的人生裏，爲別人製造幸福，那也是自己快樂的源泉。勞工大眾，他們是比較可憐的一群，每天辛苦的工作，工資低、工作環境又不好，而知識分子、白領階級又不很關心他們。林學長從進入大同公司安衛課後，就一直爲他們著想，如今傷害率降低。據他的分析，若以有形數字計算，至少提高了六倍的生命價值，其他尚有許多無形的利益。矢志於「提高勞工的生命價值」……這些成就，使林學長頗感欣慰，他的工作還在繼續推廣，如今所有大同體系的投資公司，甚至北市一些中小企業都曾接受過他的指導。

話題進入藥學系，由於藥學系樣樣都學，樣樣都懂，也可說樣樣都不懂，這是藥學系的缺點，也是它的優點。缺點是樣樣不如他人專攻一項的精通，例如學了許多化學卻不如化學系的人；優點是可保持有各行各業的適應能力，可往各方面發展，而這

正最適合於從事多角經營的公共衛生學。以他來說：林學長目前除了在大同公司服務外，又兼任一家藥廠的講師，並兼任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講師；近日他又考取公務人員衛生行政七職等的資格，隨時可「當官」去，的確多采多姿。因此藥學系的畢業生出路很多。

林學長每天上班下班生活簡單樸實。在他進入大同公司那時，雖是碩士，但他從不以此學歷自居，總謙虛的向人求教，多找工作去做，又一貫負責的精神爲之，久之漸獲信賴，上級也就把更多的責任交給他。苦幹、實幹的作風，終使他走上成功之路。

在建教合作上，他更是不遺餘力，在無任何報酬下，他每年大約要指導500名左右來大同公司觀摩工廠安全衛生的醫學院學生。他認爲是向所學的醫學教育的一個回報。他對於藥學系的同學沒去參觀過表示遺憾，因爲這是一條正在爲他們開闢的路，但這些後生卻從來沒問津過。

如今林學長將要準備出國深造，修博士學位，研究更深一層的公共衛生學問題，以便爲大同以外更多的羣衆謀幸福。在他要出國前，爲了對他以往的工作負責，現正著手寫一本書——尊重生命和增進生產（大同公司安衛實務的回顧）。將這幾年工作經驗留下來，對於後繼者有個交代，並藉此激勵社會對此一工作的重視。他的寫作原則是：決不爲論文而論文，文章祇是工作成果以外的副產品。

雖然在大學的功課和他從事的行業沒有絕大的關係，但他一再重複說：大學教育能訓練學生思想，使他們擁有面對困難與解決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因此遇到本行以外的工業常識方面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由於林學長正當機要秘書，我們的話匣子就因「電話」而中止了，我們對他的印象是：人道主義者、重視生命、熱愛家庭、待人親切。

第二屆 黃煥清

大學藥局

黃煥清學長在校的時候，就有志於經營藥局；畢業之後，進入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進修，常受柯源卿教授的熱心教誨。柯教授有一個 idea：「對於一個學藥的人，貢獻自己所學，開設一家藥品齊全的藥局，來服務社會，也許不錯。」受了柯教授的鼓勵，黃學長開設藥局的意志更加堅定了。於是他一邊到研究所進修，另一方面家裏也開設了藥局（現在教育部已經禁止研究生兼差）。研究所畢業之後，更加努力經營，如今已是一家設備完善的好藥局了。

一個剛畢業的學生，想馬上開設藥局的話，經驗上是較不成熟的；所以黃學長一方面經營藥局，一方面常常與醫生討論病情和處方之使用。他認為：「對於有志開設藥局的同學，應該先到較大的醫院待一段時間，多學一些醫生的處方，看看醫生為什麼要用這個藥？這個藥對病情有什麼關係？其藥理作用如何？」多吸取一些經驗之後，然後才從事藥局的經營，這樣才能得心應手。

談到藥局的經營，他把他的經驗與感受全盤的告訴了我們。首先談到藥局的「資金」，其實開設藥局要多少本錢，這是很難下定論的，但就一般而言「一家十萬元資金的藥局可以擺上二十萬元的藥（因為有的藥不需現金，可以付約四個月的支票）」至於盈利問題「只要藥劑師親自主持，好好經營，月入萬元也不算太難」。當然如要好好經營一家藥局，在學校時「藥理、調劑、藥化」等課程都很重要。對於病人方面，大部份的病人比較相信醫生的處方。假如我們向他們推薦好藥，往往不容易被接受。但對於知識水準較高的病人，我們可用

學理來向他們解釋一些好藥的藥理與藥效，這樣可以收點效果。有的病人要我們開處方或打針，關於這件事我們應該避免，尤其病情嚴重的病人：像嚴重的 T. B. 病人、高血壓、心臟病、身體虛弱的；稍一處理不慎，就會發生生命的危險，我們應介紹到醫院。藥師執行業務時，除成藥外，對自己調劑的藥品應負責；因業務知悉他人之秘密不得無故洩露；受公署詢問或委託鑑定時不得做虛偽之陳述或報告；另外藥師調劑時，應按照處方不得錯誤；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應通知開方醫生請其更換，不得任意省略或代以他藥。如有違反，可科以三百元以下罰鍰，其觸犯刑法者應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外，並得由衛生署撤銷其藥師資格。藥局要準備的藥品很多，一般講起來，名廠的藥都要準備，而一家藥局經營的好壞，與其地點也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其所準備的藥品與地點也有相關的關係；藥師與醫生和代理商之間亦有牽連。目前醫藥未分業，一般藥品都在醫生診所處調劑，惟高貴及特殊藥品〔（如 Coumadin（10mg）每百粒 800 元；vincristine sulfate 每 vial 650 元等）〕，開業醫師往往會介紹到信用可靠的藥局購買。故藥局與醫生之雙邊關係要搞好；最好要被醫生認為你的藥局藥品齊全，信用可靠，絕不販賣偽劣禁藥；另一方面，藥品的進價也很重要，當然越便宜越好，最主要的是我們開業藥師應該加強連繫，團結就是力量。

藥局經營一段時間後，可以進而發展爭取代理外國藥品；最主要要多參考文獻，看看先進國家有沒有新藥出現？其治療效果、毒性等如何？關於這一點也可以從醫生處獲得 information。確定後，可以著手申請代理，如果經營得法，相信必有前途。至於要把藥局走向企業化道路，目前實在有點困難。但經營一家「中西

合璧的藥局則很理想」，關於這一點黃學長認為同學們可以向那琦教授請教。談到藥局兼營化粧品或食品時，他說藥局兼營化粧品的，在本省也有，在美國很普遍。但在本省一般民衆不易接受；如果實施醫藥分業或受世界潮流的影響，藥局兼營食品、化粧品慢慢會被民衆接受的。

目前台灣藥政還未上軌道，藥師自己開業的藥局寥寥可數，產生藥品惡性競爭。所以他呼籲藥師應該自己開業，服務社會，以澄清社會對藥師的錯誤觀念。

黃學長是研究所畢業的，所以關於研究所方面，他也給了我們經驗之談。讀研究所可以增加自己學識，任何事的看法能眼光遠大，且能深入的了解。又能訓練自己寫論文的基礎，現在黃學長在台北市衛生局做事，常有許多計劃要做，這和寫論文是相關的，其他如在考試院舉辦的衛生行政高考科目及公務人員職位分類考試科目，很多是公共衛生研究所的課程（黃學長於五十九年度考取考試院舉辦的公務人員職位分類考試七職等衛生行政職），研究所二年的研究是不會白費的，他鼓勵同學們到研究所去進修。

第三屆 王明昌

台北市衛生局

他新搬的家座落在忠孝東路的一幢大樓，一家相當「現代化」的藥局，頗令人激賞。

「我在台北市衛生局幹藥政」他話匣子開得很快：「所謂『藥政』你們在校每天探討的無非都是藥，所以藥的定義，不用我多費口舌，至於『政』字，衆所周知是『管理衆人的事』，那麼『藥政』是什麼？即管理藥與衆人之間的關係。在這裡我先得把行政的觀念說個明白，過去我的同班同學遇到我，一定先問我一句『老王，最近出去取締了沒有？』，我聽來傷心透了，不是傷心被誤解，而是悲哀『爲何一大群藥師就沒有一個了解藥政的』，在這快廿一世紀的社會裡，大家尚且把政府當做衙門，把公僕當做兵勇，好像專門幹抓人的事。其實，在行政工作裡，祇有百分之一，甚至祇千分之一屬於取締或處罰的性質，其他百分之九十九才真正是行政的目的，也就是正面的建設工作，行政工作爲什麼尚有百分之一的反面工作呢？那是因爲要約束國民向前走，不要有違法的行爲，換言之，爲了使建設性工作達成預期效果，不得不在背後有『驅使性行政』，這也就是政府爲什麼訂有法規來處罰違法行爲的道理，但這祇占行政工作的百分之一，這點同學不能不先瞭解。」

王學長瘦瘦的，說起話來溫文有禮却又堅決有力「現在我來談談誰來辦行政工作，記得行政院衛生署快要成立時，有許多人問我『到衛生署好不好？』我真有點莫名其妙，爲什麼同學對行政竟是那麼生疏？我先談談目前我國的行政體系好了，目前我國的行政體系在中央有衛生署，地方政府有省市（院轄市）政府衛生處局，

在自治單位下有各縣市衛生局，各鄉鎮區衛生所，至於各級機關的權責我舉個實例概括說明：以台北市而言各區衛生所藥劑所，必須絕對能把握住區域內的藥局、藥品……等每一件相關的事務，隨時加以監督呈報台北市衛生局，衛生局則依據報告上來的資料，制訂計劃，以解決全市藥政的各項問題，衛生局更把行政成果呈報衛生署參考，俾擬定基準，法規……等藍圖。說得更具體些，衛生所的工作是『法治性行政』，如在夜市場查獲擺地攤賣藥的行爲，衛生所立刻取締呈報衛生局，衛生局幹的是『社會性行政』工作，除了加以處理該案外，尚須把該案對社會的影響，加以調查、分析，並制訂計劃，以解決這一影響國民健康的問題，然後把分析報告呈送衛生署制定法規，衛生署的工作屬於『技術性行政』，以後對於類似問題的行政管理就有法規可循，藥政的一般業務也就可迎刃而解。」

「藥政的性質解釋清楚了」，不待記者提出新問題，他轉個話題就說「現在談談些實際問題，處理藥政遭遇的問題，從台灣光復當初的藥政萌芽期，直到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藥物藥商管理法公佈之日爲止，這期間祇有內政部、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等的行政命令可以依據，這些行政命令都是種臨時措施，所以這一段行政期，可以謂之藥政成長期，到藥物藥商管理法公佈後，有了大法根據，藥政才算上軌道，才有個固定的『型態』，這『型態』是否優良，姑且

不談，先談大法公佈前的長時間行政成長期的問題，當時的藥品管理規則或管理藥品規則、藥商管理規則或管理藥商規則、取締偽藥禁藥辦法……等都是行政命令，當時制訂的這些規則、辦法除了反應當時的社會問題外，其行政方針、原則也影響到今日藥物藥商管理法的時代性、社會性及永久性，換言之，今日大法已公佈實行，該大法是否合乎這一時代、這一社會，是否有永存的價值等，過去二、三十年來長期的行政措施該負很大的責任，現在讓我從過去的經驗舉幾個例子來談談。」

「先談藥種商的問題，台灣光復不久，藥政形成期，當時全島藥劑師人數不多，而又要開始行政管理，規定藥物必須由藥劑師管理，該如何應付藥劑師缺乏的局面，於是執事者仿倣日本藥種商制度訓練、考試，製造出不少藥種商來，還好我們國父在六、七十年前就發明了五權憲法，考試權不掌在行政機關手裡，所以過去台灣省政府考試認定的藥種商，並經考試院不予承認，也因此，藥物藥商管理法內不承認藥種商的地位，實際上並未構成『行政障礙』，却造成嚴重的『社會障礙』，我今天所以提到這點，就是說主政者要高瞻遠矚，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不可一味模仿日本，如今日本的藥種商不僅構成『社會障礙』，還是『行政障礙』，因爲日本沒施行五權分立，行政權兼掌考試權，由厚生省核發的藥種商執照便有了法律根據，今天他們要

行「醫」、「藥」分業，却無法把醫師與藥師以外的第三者藥種商去掉，嚴重構成了社會進步的障礙。」

「行政的措施不要頭痛醫頭，更不要自我限制，我要提的是藥品登記規定『藥品處方，需有外國處方依據』，這一行政措施嚴重打擊我國的製藥工業。也許今日我國藥廠尚無能力發明一種新藥，但你能不考慮到他們日後發展的潛力嗎？目前衛生署規定任何申請登記的藥品，都要有外國處方依據，即使你投下千百萬資金，擁有一流的研究人才，縱能發明一種新藥，你向誰登記？因此，各大藥廠原設有的研究部，却因這法令的規定，再變成『如何仿製別人的藥品』如此而已。政府的原意很好，為了保障國民健康，每項藥品都要有可靠的處方，以求安全，但這一行政措施却收到嚴重的反效果，則是始料未及，所以我這論點不知第幾次提出，只希望早日修改這規定，而何不把處方藥品審查的責任交由具有藥師資格的藥物審查委員？他們都是藥物專家。」

王學長越談越起勁，可不是嗎？他又換了個話題「以上兩點是由行政的立場檢討過去，現在我把目前的藥物藥商管理法內容加以分析：

目前的藥物藥商管理法雖經多年的草擬及立法院長期的討論才告通過，但我們不妨以當前的社會問題及藥業環境，來論該法的得失。」

「第一點該法對藥品的定義與十年前，二十年前對藥品的定義並無兩樣，但社會是進步的，科學正突飛猛

進，而藥品之定義却保持古老的定義，一項大法的制訂，至少要能適應廿、三十年，你能預測三十年後藥品的型態？以今日之法你能要求它們適用於日新月異的新發明、新產品上？在外國如血液製劑或放射物品都在一般藥物法外另有特別規定。」

「第二點：該法的處罰條文太多，失掉行政的重心，行政是以正面的建設為主，以反面的取締、處罰為輔，這一點剛才我已提到過，重心之所以有此偏差，與制定法規的社會環境有關係，但我以為社會病態大可以行政命令糾正，無須以大法規定。」

「另外如藥師的管理、成藥的立法等，有許多尚待斟酌之處，何以大法公佈施行了，還有許多待研究之處？」他又提出一個新問題，幾乎比記者想問的還多。「這不得不歸咎於擬稿時期，地方政府反應不夠積極，主事者研判不夠深入，最主要的還是立法對象組成的二大社會團體：藥劑師公會及新藥公會立場偏差所致。」

「在外國的人民團體，以其作用而言稱為『壓力團體』談到這裡，記者發現王學長倒蠻喜歡用專有名詞如「壓力團體」、「政治成長期」等，「所謂壓力團體就是能反應社會問題，要求政府依人民的意思行建設性的行政工作，但目前我國人民團體水準不高，鮮能發揮應有的『壓力』作用，我就以和藥政有關的二大人民團體藥劑師公會與新藥公會為例談談：

「一、約在二十幾年前，省財政廳及建設廳等工商營利事業管理機構，

為了增加稅收及擴大工商管理範圍，硬把藥局納入營利事業管理，予以徵稅，使中國的藥局型態與外國的大相逕庭，外國的藥房是以藥師為主，其將藥品交與病患是『技術授與行為』，在我國却屬『營利行為』，這法規制定當初，藥劑師公會並不曾提出強有力的正確理論來發揮應有的行政壓力，同一事件，約發生於民國五十幾年，當時也要把醫院診所納入營利事業管理，却受到醫師公會強烈的反對而作罷。試想同樣性質的醫師、藥師，同樣作用的醫院、藥局，却有不同的待遇，理由安在，一切皆在專業團體的行政壓力而已！所以你們畢業後加入藥劑師公會時，要好好表現，要為建設大社會的藥政獻出力量。」（按王學長是台北市藥劑師公會這屆的理事）

「二、我所要談的是行政壓力之被人濫用，如新藥公會常出現一大批不合法會員，由於這一群不合法會員的作用，過去常有如何保護無照藥商的請求，這就是行政壓力被濫用的典型例子。」

「藥師要主動的調查，設計與改革藥業的社會形態，以求供應最優良藥品予國民。」這是他以藥師立場來論藥師對藥政的責任時所下的一番結論。

步出王學長的家，細雨依舊濛濛，這一夕談真够你思索一陣子的。

第四屆 喻麗清

出國

快十年了，當喻麗清校友第一次來到北醫註冊時，看到那幾棟鋁皮房子孤獨地矗立在水田中，她頭也不回地就走了，因為那太不像個大學了。第二年，她又來註冊，唸的還是藥學系，「難怪人家說我和北醫特別有緣」。四年下來，她在學校裡創辦了北極星詩社，編過北青、綠杏，還擔任過學藝委員會的主席，默默地耕耘著北醫文壇的處女地。臨畢業那年，她以一種充滿感情的筆調，在綠杏寫下她的臨別隨筆：「我覺得這四年真是我一生中的快樂時光……我但願畢業典禮的時候，我不哭。」

那天晚上在她家裡，她還告訴了我們不少北醫的軼事，一些年輕的北醫人所不會有過的美麗回憶：「吳興街終於鋪上了柏油，每有雨天，我們總要埋怨這街上的泥濘以及這兒的民意代表們。我們把最破的一雙鞋留著下雨天上學用——這是我們第一年入學時，老前輩們的忠告。」我們也頭一次聽到，當年有些板車，以一元的代價載同學們過水深及膝的校園。「還有那直指青雲的校門，你們看像不像酒瓶和高腳杯？」

喻麗清學長成名的相當早，當她唸北二女時就開始在皇冠上寫文章，以後寫得很勤，一篇精彩過一篇，最後在她大學畢業前夕，由光啓社替他結集，出了一本「獻給爸爸媽媽」的「千山之外」。其中以學校周遭為背景所發表的一連串短文——「拇指山下」，更是她生平第一篇連載的散文，「連載的這些日子，快活極了。」

在一個暮春的晚上，我們來到她娘家，她正在照料身旁的兩位寶寶，一個還在學步，一個已很會說話，煞是伶俐可愛。

「抱歉得很，不曾將客廳收拾好，只是為了讓她們有較大的活動空間，才這樣擺設的。」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親切、自然，不僅「文如其人」，而且「人如其名」。

和許多女作家們一樣，當初「無論是她的人或是她自己編結的天地，都像一個乖女孩該有的那樣，小小的感傷，小小的歡樂，像一道溪水潺潺流過。」不久，她開始觸及一些現實面，也開始抒發自己對於花花草草以外的感受。最近中國現代文學大系選上了她的幾篇散文，她自認為較滿意的是那篇「岩石」：

「腐蝕不腐蝕是另一回事。

你依然屹立，任海浪翻來覆去
將來化成卵石，或化成灰，誰

知道？你只掌握每一分鐘的存在——當波濤迎面而來，你不畏縮。

看日出日落，人造衛星和太空世紀，你乃是不足道的礦物。有什麼關係？你還是你，點化自然的一塊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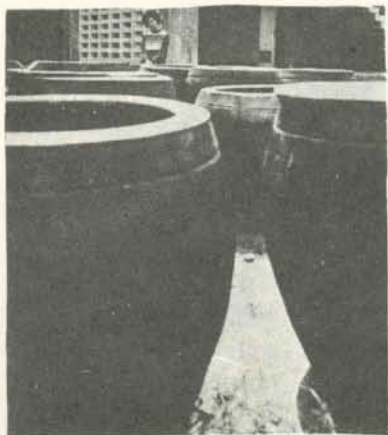
沒有永恒：桑田與滄海都可以互相湮滅。而你刻潮汐的力量於自己的身上。

讚賞不讚賞是另一回事。

你總是以一付哲人的面孔迎向大海，巍然屹立。」

短短的，不到兩百字，她真想告訴你一些什麼。

話題轉到新詩，她的興緻似乎變得更高了，「儘管自己寫得不好，我還是喜歡寫詩，我並不欣賞某些女詩





人的詩，而比較喜歡黃荷生他們的作品。我總希望有那麼一天，把詩學好了，然後由唐孟湘幫我配畫（照片），我們出一本既有詩又有畫的詩集。」

至於短篇小說，她是不大寫的。她說小說多屬虛構，對於虛構的東西，她一向缺乏興趣。

「不知畢業後五年來，妳都做了些什麼？有沒有到過醫院或藥廠工作？」

「剛畢業我就和取得東西文化交流獎學金的唐孟湘到夏威夷大學唸書，我修的是食品營養，一直唸到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因為乏人照顧，我只好放棄學業，一心在家照料孩子了。工作嘛，那是在孟湘拿到碩士學位，我們舉家返國以後的事。本來我

差一點就跑到耕莘醫院去做事，由於耕莘文教院的張志宏神父一隻眼睛失明，需要一個能翻譯會寫文章的幫手，所以就把我給找去了。待在那兒真不錯，不但氣氛對，而且只要上半天班，剩下的工作還可以帶回家裡處理。不幸張神父去年在橫貫公路慘遭車禍棄世，說真的，我難過了好一陣子。」

「聽說不久前妳還在那兒編標竿什麼的，怎麼不換個環境看看？」

「因為張神父走得太突然了，許多事情都不會有個交待，放在那兒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我不得不替他料理一下，整理他的遺稿，繼續他沒有完成的工作。」接着她遞過了兩本她整理出來的「新聞寫作實用手冊」，「

我總覺得不應該這麼快就離開那兒。」

我心中暗忖所謂重感情與責任感大概就是這樣的吧。

「到目前為止，妳似乎還不曾把在學校學到的東西派上用場，不知妳有怎樣的感想。」

「是的，我不曾到醫院或藥廠工作，不過因為唐孟湘學的和我不相同，有時候我可以幫他抄抄筆記，查點什麼的，同時自己稍做複習，等孩子大了，或將來較有空閒時，大概就用得著了。」

「以妳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否曾經想到過應該改讀文學院才對？」

「這我倒不覺得，我只希望把寫作當做業餘的消遣，一旦必需寫稿來應付日常開支絮絮的吩咐，那時候寫作就成了一種負擔。而且以我個人的看法，總認為藥學比較像一技之長。」

「不知妳對將來有些什麼期望或抱負？」

「現在我只希望唐孟湘早點獲得博士學位，有一個安定的工作，能定居下來，不要再像以前三番兩次的搬來搬去，真叫人受不了。不怕你們笑話，我們始終不曾買下任何傢俱。再嘛，就希望好好把孩子帶大，等他們長大或我抽得出時間時，再置身社會不遲。有餘暇，就寫點東西調劑調劑，大致就是這樣了。」

在我們兩三個小時的談話過程中，她不時分身去照顧身邊的兩個寶寶，我不禁想起了她那篇淡淡的但却十分動人的「母親」來：「母親們，常常是寂寞的，當孩子們長大了以後。」她用這麼一個悠悠的句子來收束全文。看著她和她身旁的孩子，細味著她剛才的談話，而我却相信喻麗清校友將來是絕對不會寂寞的。

第三屆 宋鴻樟

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

在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的研究室裏，我們找到了宋講師，清靜的研究室內堆滿了書本，宋講師正著手其高雄港水污染問題的報告。

首先，我們請宋講師將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做一個概略的介紹：

「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於民國三十四年由日本熱帶醫學研究所改組而成，民國四十九年起正式招收研究生，授予碩士學位。至民國六十年止，共有十五名畢業生，其中預防醫學組五名，公共衛生組十名。目前有研究生十五名（一年級九名，二年級六名）。過去多數是北醫同學，近兩年來由台大同學代替……」當我們問及公共衛生的工作內容時，宋講師簡捷的解釋該所教員的工作內容，可粗略分為四個單元：一、公共衛生實施：如衛生行政、衛生人力、家庭計劃、婦幼衛生等問題。二、環境與工業衛生：如污染問題、一般職業病。三、流行病學：如日本腦炎、結核病、乳癌與鼻咽癌等之調查、澳洲抗原和雙胞胎的遺傳學之研究。四、統計學：以人口問題為主；他覺得其中也有適合藥學系畢業生去發展的地方。至於投考研究所方面，宋講師有幾點想告訴同學：「雖然藥學系畢業可以投考十個以上的研究所，然而考醫學院方面的研究所可能較為合適。在考試科目方面，共同科目（國文、英文）不可忽視，許多同學專門科目考得很好，惜因共同科目未能理想而遭落榜。考英文時不必貪用華麗的辭藻，只須簡明扼要，將意思表明清楚就可以了。公共衛生研究所的專門應試科目是：公共衛生、微生物、生化或營養。宋學長特別建議同學們選擇營養學，「因為選這科的人很少，考起來較簡單

，應考同學可以唸生化有關營養及新陳代謝等部分，再另外找本營養學課本來看。」此外，宋學長還附帶告訴我們：今年七月起，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將在大學部設立公共衛生學系，下分：1. 衛生行政。2. 環境衛生。3. 醫院管理三組。

宋講師告訴我們他在大學時代並未決心將來做什麼，至於考公共衛生研究所完全是很偶然的機會，但是到了公共衛生研究所多年後，宋講師表現的是興趣盎然與樂此不疲，「不後悔！」宋講師帶著笑容堅定的說。我們相信行行出狀元，只要有興趣、有決心，終會有一番成就。宋講師另外還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們：「在選擇職業之初要十分慎重行事。」這實在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忠告，我們知道見思遷常是一事無成的。

最後我們問及校友們的情形，宋講師告訴我們第三屆藥學系校友，在國內的，至少一年聚會一次，而且同學們畢業後正值結婚年齡，因此同學們可藉此有更多見面的機會。宋講師已有兩位小寶寶，夫人是位國中音樂老師，生活十分美滿。畢業後的校友們都有如此好的成就，我們除了為他們感到高興外，並祝福每一位學長家庭幸福、事業成功。



第八屆 郭 玲

民權國中教師

「生命却是黑暗，除非有著熱望；所有的熱望都是盲目的，除非具有知識；所有的知識都是無用的，除非有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空虛的，除非有愛。」而我們發現「教師」正是熱望、知識、工作與愛的綜合體。因此和郭玲校友作了一番閒聊，雖說是「聊」但不是也有人說「在談天時，人們有意或無意的顯露了一個他們自己也不甚明白的道理。」因而我們樂於將個中滋味，邀你分享；你定已想像到她神采奕奕地向你娓娓道來：「過了整整三個月的無業遊民生活，偶然的機會，接受了一份民權國中的聘書，執起了教鞭，跨向這條喜悅和著辛酸，困難拌著期望的路程。」

藥學系的學生所能教的科目有化學、生物、健康教育；如果想教物理，則須再到師大修半年的物理學分，我自己就是這種情形。又由於身兼男生班導師，每天七點半即到校，指導自修，參加朝會，接下來就是全天候的觀測。因為學生們常有突如其來的暴動、吵架、打架，事雖不大，却又不能視而不見，只好當定了和事佬。有時候問題學生的出現，那該是最棘手的事了，導師們須要深入他們的家庭，一一造訪，探討問題的核心，以求解決的方法，著實花費不少精力，但若能給小孩們些微的啓示，這也正是勞苦的最高代價了。」架在她秀麗鼻梁上的鏡片，掩蓋不住那對散發著真誠的目光，面對著它，誰還忍心懷疑人世間的至情？

雖然她有著伶俐的口才，但想到調皮搗蛋的男生們，禁不住的替她擔

心，而她却怡然的說：「一個初出茅廬的女老師，不能不有些心理準備；對待男生或女生的態度絕不能一型以貫之。如果妳在講台上猛然以粉筆對提前用大餐的男生，投了一個內角下墜球時，定能引起滿堂『Nice pitcher!』的喝采；但若對女生也如法泡製，難保不落個『梨花一枝春帶雨』的下場。有時當妳向男生們借道具時，出奇不意的會投過來一些快速直球，若不是對『棒球物理』稍有心得，一振就出局，豈不『no face』哉？」

常羨慕別人談起「桃李滿天下」時的得意，却又擔心自己張冠李戴時的尷尬，以為她也會頗感不便，但她却輕鬆的說：「這對老師們不啻是個考驗，而唸過藥化的總佔了些便宜，小孩臉部的 structure 絕不比烏龜殼複雜，再說以植化 classification 的知識，對同學們 type 的分類，也能各得其所。想當年生吞活剝的能力，居然現在才派上用場，其效也遲矣！」

「太體上來說，女孩子當國中老師是很適合的，一方面可以接觸社會却不失在校時的單純，可以貢獻己力却不無收穫時的歡欣。如果不是太厭惡的話，不妨試試教書生涯，時間不必長，因為長時期的付出容易流於敷衍；三兩年中正可以讓初出校門的女孩個緩衝的時期。只要妳有熱忱，若有不是太拙於口舌的話，定能勝任愉快，而再度成為我「不是冤家的同行」。

「教師」雖得不到英雄式的崇拜，但多少受讚揚的英雄被淡忘，多少讚揚人的已消失。只要你是一個赤誠的教師，你將給自己的生命，帶來一份美好的休息。

